

讀通鑑論

冊四

卷之三

三

讀通鑑論卷九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譏

獻帝

有詭譎驚悍之才。在下位而速覲非望者。其滅亡必速。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。又其下者。則爲張角黃巢方臘之妄。以自殲而已矣。其得大位。雖奪雖僭。而猶可以爲數十年人民之君長。傳之子孫。無道而後亡。則必其始起也。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。而奮志戮力。以天下之禍亂爲己任。至於功立威震。上無駕馭之主。然後萌不軌之心。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。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。未有或爽者也。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。自袁紹始。紹之抗卓也。曰。天下健者。豈惟董公。其志可知已。及其集山東之兵。聲震天下。董卓畏縮。而劫帝西遷。以避之。使乘其播

遷易潰之勢。速進而撲之。卓其能稽天討乎。乃諸州郡之長。連屯於河內酸棗。躊躇而不進。其異懦無略者勿論也。袁紹與術。始志銳不可當。而猶然棲遲若此。無他。早懷覬覦之志。內顧卓而外疑羣公。且幸漢之亡於卓。而已得以逞也。於斯時也。蹶起以與卓爭死生。曹操孫堅而已。操曰。董卓未亡之時。一戰而天下定。使一戰而天下定。操其能獨有天下乎。既敗於滎陽。且勸張邈等勿得遲疑不進。失天下望。而邈等不用。操乃還軍。當斯時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。以操爲早有擅天下之心者。因後事而歸惡焉爾。孫堅之始起。斬許生而功已著。參張溫之軍事。討邊章而名已立。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。奮起誅卓。先羣帥而進屯陽人。卓憚之而與和親。乃曰。不夷汝三族。懸示四海。吾死不瞑目。獨以孤軍進至雒陽。掃除宗廟。修塞諸陵。不

自居功而還軍魯陽。當斯時也。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慚乎。故天下皆舉兵向卓。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。堅而已矣。其次則操而已矣。豈袁紹等之力。不逮操與堅哉。操與堅。知有討賊。而不知有他。非紹術挾姦。心以養寇。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。所可匹也。故他日者。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。堅得其一。堅之子孫。且後操而亡。堅之正。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。故天下非可以一念興而疾思弋獲者也。漢高之入關中。思亡秦而王關中耳。項羽弑義帝。而後有一天下之心。剋業之永。天所佑也。董卓死。李郭亂。袁紹擅河北。而忘帝室。袁術竊劉表僭。獻帝莫能馭。而後曹操之篡志生。曹操挾天子。夷袁紹。降劉琮。而後孫權之割據定。是操之攘漢。袁紹貽之。堅之子孫。僭號於江南。曹操貽之也。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。於起兵誅

卓之日。論者已甚之說。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
定數者乎。以詭譎之智。驚悍之勇。乘閒抵巇。崛起一朝。而
卽思天位。妄人之尤者爾。而何足以臨臣民。貽子孫邪。孟
子曰。五霸假之也。假之云者。非己所誠有。假借古人之名。
義信以爲道之謂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。無其學。無其
德。則假矣。名與義生於乍然之心者。固非僞也。王莽之於
周公。張角之於老聃。不可謂之假也。當曹操不受驍騎校
尉之職。東歸合衆。進戰滎陽。而孫堅起兵長沙。進屯魯陽。
拒卓和親之日。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。則張角。黃巢。方臘。
可以剋業貽子孫。而安祿山。朱泚。苗傅。劉正彥。尤優爲之
矣。誅非其罪。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。烈矣哉。
蔡邕之愚。不亡身而不止。愚而寡所言動者。困窮而止。愚
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。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。邕之

應董卓召而歷三臺。此何時也。帝后弒。天子廢。大臣誅夷。劫帝而遷。宗廟燒。陵寢發。人民駢死於原野。邕乃建議。奪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。舉三代興革之典禮。於國危如線之日。從容而自銜其學術。何其愚也。而不但愚也。漢之宗社岌岌矣。諸廟之血食將斬矣。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。諱先祖之惡。而揚其美。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爲元后也。猶恐虛名之無補。乃亟取和帝之涼德。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。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。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。而漢亡宜矣。此則人怨神恫。陷大惡而不逭者也。以情理推之。邕豈但愚而已哉。邕之髡鉗而亡命。靈帝使之然也。四帝可宗。則靈帝亦可宗矣。邕蓋欲修怨於靈帝。而豫窒其稱宗之路。邕於是而無君之心。均於董卓。王允誅之。不亦宜乎。董卓曰。爲當且爾。劉氏種不足復遺。邕固曰。劉氏之祖

考不足復尊。其情一也。故曰豈非但愚也。雖然神其可欺。神其可恫乎。則亦愚而已矣。

韓馥袁紹奉劉虞爲主。是項羽立懷王心。唐高祖立越王侑之術也。虞秉正而明於計。豈徇之哉。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廢靈帝。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。合肥以免。劉虞之賢必不受。操知之矣。故但自伸西向之志。而不待爲虞計。於是而知操之視紹。其優劣相去之遠也。操非果忠於主者。而名義所在。昭然繫天下之從違。固不敢犯也。未有犯天下之公義。而可以屈羣雄動衆庶者也。或曰馥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。春秋之法。君弑而爲弑君者所立。則正其爲篡。梁冀弑質帝而桓立。董卓弑宏農王而獻立。獻不正乎其爲君。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爲主而立虞。惡乎不可。曰執春秋之法。以議桓帝之不正。其始得矣。帝方以列侯求婚。

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。未嘗無覬覦之心焉。則與與聞乎弑者。同乎賊。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。桓帝服罪而廢焉。宜也。且順桓之際。漢方無事。而不亟於求君也。若獻帝之立。年方九歲。何進之難。徒步郊野。漢不可一日而無君。帝自以明了。動卓之欽仰。宏農廢。拔己以立。未能誓死以固辭。幼而不審。無大臣以匡之。而卓之凶燄。且固曰。劉氏種不復留。則舍己以延一綫之祀。是亦義也。而況其在幼沖乎。袁紹遷董卓之怨。以怒帝。其爲悖逆也。明甚。操知之。審而曰。我自西向。知帝之可以繫人心。劉虞雖賢。無能遙起而奪之也。桓帝之誅冀。以嬖寵之怨。而不忌其弑主之逆。董卓之誅。則已正名之爲賊矣。以賊討卓。則宏農之大讐已復。獻帝可無慙於踐阼矣。視晉景魯定而尤正焉。而何容苛責之也。

所謂雄桀者。雖懷不測之情。而固可以名義馭也。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。而其人之大節。亦終賴以全。惟貪利樂禍。不恤名義者。爲不可馭之使。調良明主興。爲彭越盧芳。以自罹於誅而已。不然。則亂天下以爲人先驅。身殪家亡。而國與俱敝。曹操可馭者也。袁紹不可馭者也。起兵誅卓之時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。而紹晏坐於河內。孫堅收復雒陽。乘勝以攻卓。在旦晚之間也。而紹若罔聞。關東諸將連屯以偕處。未有釁也。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。先諸將而內訌者。無賴之公孫瓚也。而紹誘之以首難。然則昔之從與何進以誅宦官。知進之無能爲。而欲乘之以偪漢爾。進不死。紹固不容之。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。鮑信曰。袁紹自生亂。是復有一卓也。孫堅曰。同舉義兵。將救社稷。逆賊垂破。而各若此。吾將誰與戮力。雖有漢高光。

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。必不得也。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。自其後事而觀之。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。而操豈紹比哉。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。操所用力以攻者。黑山白繞也。兗州黃巾也。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。其據兗州。自稱刺史。雖無殊於紹。而得州於黃巾。非得州於劉岱也。擊走金尚者。王允之賞罰無經。有以召之也。然則獻帝而能中興。操固可以北面受賞。而不獲罪於朝廷。而不軌之志戢矣。紹擁兵河北。以與操爭天下。而操乃據兗州以成爭天下之勢。紹導之。操乃應之。紹先之。操乃乘之。微紹之逆。操不先動。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。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。而紹不知也。然則雖遇高光之主。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。身死家滅。而徒爲人先驅。貪利樂禍。習與性成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

孫堅之因袁術也。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。固未可深責者也。漢高帝嘗因項梁矣。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。以項氏世爲楚將。而密以蒲山公之後。爲天下所矜也。天下之初亂也。人猶重虛名。以爲所歸。故种師道衰老無能爲。而金人猶憚之。袁氏四世五公之名。烜赫宇內。孫堅崛起。不能不藉焉。彼公孫瓚之區區。徒擁衆梟張耳。昭烈且爲之下。而況術乎。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。賊未討。功未成。以長沙疏遠之守。爲客將於中原。始繇術以立大勳。而速背之。則術必懷碁毒。以撓堅之爲。進與卓爲敵。而退受術之掣。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。職此繇也。使堅不死。得自達於長安。肯從術以逆終。而爲亂賊之爪牙乎。劉表之收荊州也。卓之命也。衆皆討卓。而表不從。表有可討之罪焉。因袁術之隙而爲之討表。實自討也。若堅者。雖不保其終之

戴漢而固未有瑕也。與術比而姑從之。惡足以病堅哉。管甯在遼東。專講詩書。習俎豆。非學者勿見。或以甯爲全身之善術。豈知甯者哉。王烈爲商賈以自穢。而逃公孫度。長史之辟命。斯則全身之術。而甯不爲也。天下不可一日廢者。道也。天下廢之。而存之者在我。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。學也。舜禹不以三苗爲憂。而急於傳精一。周公不以商奄爲憂。而慎於踐邊豆。見之功業者。雖廣而短。存之人心風俗者。雖狹而長。一日行之習之。而天地之心。昭垂於一日。一人聞之信之。而人禽之辨。立達於一人。其用之也。隱而搏掄。清剛粹美之氣。於兩閒。陰以爲功於造化。君子自竭其才。以盡人道之極致者。惟此爲務焉。有明王起而因之。敷其大用。卽其不然。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。獨握天樞。以爭剝復。功亦大矣。繇此言之。則漢末三國之天下。

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。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。而
甯持之也。甯之自命大矣。豈僅以此爲禍福所不及而利
用乎。邴原持清議。而甯戒之曰。潛龍以不見成德。不見而
德成。有密用也。區區當世之得失。其所矜而不忍責。略而
不足論者也。白日之耀。非鐙燭之光也。甯誠潛而有龍德
矣。豈僅曰全身而已乎。

王允誅董卓。而無以處關東諸將。雖微李傕郭汜。漢其能
存乎。首謀誅卓者袁紹。是固有異志焉。而不可任者也。曹
操獨進滎陽。雖敗而志可旌。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。冀除
宗廟。修治陵園。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。急召而錄其功。以
相輔於內。傕汜失主而氣奪。安敢側目以視允乎。區區一
宋翼王宏。傕汜且憚之。而不敢加害於允。而况操與策也。
允之倚翼與宏。皆其所私者也。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。

而又以驕氣乘之。不亡何待焉。或曰。操非可倚以安者。允而召操。則與何進之召卓也。何以異。此又非也。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。進客而卓主矣。允之誅卓。無假於操而威大振。操雖姦。賞之以功。旌之以能。綏之以德。束之以法。操且熟計天下。而思自處。故王芬之謀。劉虞之議。必規避之。而不敢以身爲逆。當此之時。衆未盛。威未張。允以談笑滅賊之功。臨其上而駕御之。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軌乎。策方少。英銳之氣。誘掖之以建忠勳也。尤易。而奚患召之爲後害哉。允非其人也。智盡於密謀。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馴擾之。加以驕逸。而忘無窮之隱禍。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。不能免矣。東召孫曹。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。則二袁劉表公孫瓚。不足以逞。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。而曹操亦非藉以啓跋扈之心。天下可定也。况李傕郭汜之區區者。

乎。

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。誰遣之。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關。种拂戰死。天子步出宣平門。王允、宋翼、王宏、駢死闕下。宮門之外。皆仇敵也。而暇念及於袁、劉、公孫。不輯於千里之外邪。故知非獻帝遣之。傕、汜遣之也。關東諸將之起。以誅卓起。傕、汜卓之部曲也。其引兵犯闕。以報卓之讐。爲辭。呂布東走。而傕、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。浸加於己哉。欲求款於關東。而恐其見拒。則姑以天子之詔。爲和解之迂說。亦其雖爲卓報仇。而於關東。則均爲王臣。無異志也。此不款和而妙爲款和者也。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。曹操上書。而優而使之歸矣。徵、朱、儁爲太僕矣。皆傕、汜以求免於關東之善術也。嗚呼。日磾、岐爲漢之大臣。而受賊之羈絡。以聽其頤指。其頑鄙而不知恥。亦至是哉。夫與賊同立於

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。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。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。紹術贊表。雖懷異志。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。夫豈不可激厲入援。以解天子之困厄。而命之曰和解。則以和解畢事。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。二子將何辭以答也。故遣曰禪岐者。催汜也。奔走於諸將之間。覲顏以嚅囁者。爲催汜效也。爲天下賤。不亦宜乎。

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。是也。阮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。徧屠城邑。則慘毒不仁。惡滔天矣。雖然。陶謙實有以致之也。謙別將掩襲曹嵩而殺之。謙可謝過曰。不知。然使執殺嵩者。歸之於操。使鬻割而甘心焉。則操亦無名以逞。乃視嵩之死。若獵人之射麇麋。分食其肉。而不問所從來。亦何以已。暴人之怒哉。且操之擊謙也。以報私讐。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。李催郭汜稱兵向闕。殺大臣。脅天子。人得